

洛林传奇 ③

THE RISE OF NINE

九号崛起

〔美〕庇塔库斯·洛尔 著

邓煜 王晓东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洛林传奇 ③
THE RISE OF NINE



九号崛起

〔美〕庇塔库斯·洛尔 著

邓煜 王晓东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号崛起/(美)洛尔著;邓煜,王晓东译. — 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5. 5
ISBN 978-7-5329-4966-3

I. ①九… II. ①洛… ②邓… ③王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5913 号

图字: 15-2014-252 号

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:

THE RISE OF NINE

Copyright © 2012 by Pittacus Lore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, LLC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九号崛起

[美] 底塔库斯·洛尔 著 邓煜 王晓东 译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(总编室)

0531-82098775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61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4966-3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书中所述系真实事件。

人名和地名作了改动，
以保护洛林勇士，
他们仍在藏匿。

其他文明的确存在，
有些企图消灭你们。

第一章

“6A”。有没有搞错？我望着手中的登机牌，盯着上面大号铅字印刷的座位号，不禁怀疑这是不是克雷顿刻意安排的。也许是巧合吧，但经历过最近这些事情之后，我已经不再相信巧合。假如待会儿玛丽娜坐在第七排我后面的位置，埃拉走到第十排座位的话，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。但是，我错了，这两个女孩儿径直在我旁边坐下；她俩并没有说话，而是和我一样开始打量每一位登机的乘客。在你被追杀的时候，整个人会时刻保持警惕。因为没人知道莫加多尔人会什么时候冒出来。

克雷顿将最后一个上飞机。他会先观察每一位登机者，而且他只有在感觉航班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才会登机。

我打开遮光板，望着窗外的地勤人员在飞机下忙碌地穿行。远处地平线上的巴塞罗那市只剩下模糊的影子。

玛丽娜挨着我坐。她不停地在颠一条腿。毕竟昨天刚在湖边与一整支莫加多尔军队打了一仗，她的赛邦^①牺牲，她又找到自

① 赛邦相当于监护人，在加尔德成长的过程中，承担保护和辅导加尔德的职责。

己的洛林箱^①——还有现在，她要离开这从小到大生活居住的地方，这可是近十年来的头一遭。她自然感到紧张。

“没事吧？”我扭头问她。一缕金色的头发拂上我的面颊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这才想起今早刚把头发染了色。在过去的四十八个小时里，我身上发生了太多的变故，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。

“一切正常。”玛丽娜低声回答，眼睛却一刻没离开过过道上拥挤的人流，“依我看，我们是安全的。”

“很好，其实我不是问这个。”我将脚轻轻地踩在她的脚背上，她的腿停下来不抖了。她冲我露出歉意的微笑，随即扭头回去密切关注每一位登机的乘客。不到半分钟，她又不由自主地颠起腿来。我只能无奈地摇摇头。

我为玛丽娜感到惋惜。她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儿院里长大，而她的赛邦又拒绝辅导她。她的赛邦将我们来到地球的首要目的抛之脑后。我要尽全力去帮助她，替她填补这段空白。我可以训练她，教会她如何去控制自己的力量，教会她何时去使用那不断增强的超能力。但首先，我还得向她证明，我是可以信任的。

莫加多尔人会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在地球上，在洛林星球上，无数我们所深爱的人被莫加多尔人夺去生命。因此我的使命就是杀死他们的最后一个余孽，而且我敢肯定玛丽娜也会想要莫加多尔人血债血偿。在那个湖边，她不仅仅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赫克托尔，而且和我一样，眼睁睁地望着自己的赛邦被敌人杀死。这份仇恨我俩永世不会遗忘。

“六号，下面是什么情况？”埃拉从玛丽娜另一边的座位凑过来

① 每位加尔德都有一只专属的箱子，里面装着来自洛林星球的具有魔法的宝物。

问我。

我回头望向窗外。飞机下面的地勤人员正进行起飞前最后的检查，并已经开始陆续带着设备撤离。“到目前为止，一切正常。”

我的座位正好靠着机翼，这个位置让我心安。我曾不止一次地运用我的超能力帮助飞行员摆脱困境。有一次，在南墨西哥上空，航班就要撞上一座山，我使用心灵遥控让机翼向右偏转十几度，从而避免了一场空难。去年，当我飞过堪萨斯州的时候，碰上一场恶劣的雷暴。我制造厚重的冷空气团将飞机裹在中间，然后带着一百二十四名乘客安然无恙地穿过风暴圈，那情景就像是一颗子弹射穿气球一般。

看到地勤人员转向另一架飞机，我收回目光，顺着埃拉的眼神望向走道尽头的舱口。我俩都在等克雷顿出现，而且等得不耐烦了。他的登机就意味着一切顺利，至少暂时如此。飞机上的座位都坐满了，除了埃拉后面的那一个。他在哪儿？我又瞄了一眼窗外的机翼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

我弯下腰，将双肩背包塞到座位下面。包里空空如也，所以很容易折起来。背包是克雷顿在机场买给我的。他说，我们三个人得看上去像普通的青少年，要像那些去旅行考察^①的高中生。于是埃拉的腿上就摆了一本生物教科书。

“六号？”玛丽娜唤我。我听到她紧张地一会儿扣上安全带，一会儿又解开安全带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应道。

“你以前坐过飞机，对吧？”

① 为了对博物馆、森林或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做最直接的观察而进行的团体远足。

玛丽娜只比我大一岁。但她新剪了一个成熟的发型，长发披在双肩上，再加上忧郁、若有所思的眼神，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成年人。然而现在，她却在啃指甲，双腿蜷在胸前抱成一团，活脱脱一个吓坏了的孩子。

“坐过，”我说，“飞行没有那么可怕。实际上，一旦你放松下来，你会发现坐飞机是很酷的一件事。”

我人在飞机上，思绪却飘到我的赛邦身上。想起卡塔莉娜并不是因为我和她一起坐过飞机。那还是在我九岁的时候，我俩在克利夫兰^①的一条小巷里碰到一个莫加多尔人。好不容易把他杀死之后，我俩吓得不住颤抖，浑身上下盖了厚厚一层灰烬。随后不久，卡塔莉娜就带我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南部。我们的新居是一座破烂的带阁楼的平房，离沙滩很近，还紧挨着洛杉矶国际机场。每个小时都有近一百架飞机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。卡塔莉娜上课的时候总是被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打断；邻居家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孩是我唯一的朋友，当我好不容易有一点点自由的时间，可以和这个阿什莉一起玩的时候，飞机的噪音也总是挥之不去。

我在机场旁边住了七个月。每天早上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一起落落的飞机就开始在我的头顶上空轰鸣不已，如同闹钟一样准时把我吵醒。到了晚上，这些轰鸣声就像游魂野鬼般驱之不散，提醒我要保持清醒，时刻准备着掀开被子、冲进车里。因为卡塔莉娜不准我们离房子太远，所以这些轰鸣声也成了我每天下午的必选曲目。

有一天下午，当一架巨型飞机飞过，将我们装着柠檬水的塑料杯震得东摇西晃时，阿什莉说道：“下个月，我和妈妈打算去看望爷爷奶

① 美国俄亥俄州东北部城市。

奶。我已经等不及了！对了，你坐过飞机吗？”阿什莉的话题总离不开她和她的家人一起去过的每一个地方、做过的每一件事。因为知道我和卡塔莉娜只能在家附近转悠，所以她特别喜欢向我炫耀。

“不算坐过。”我答道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‘不算坐过。’坐过就是坐过，没坐过就是没坐过。得了吧，你肯定没坐过。”

我仍然记得自己当时尴尬得满脸通红的样子——她的质疑一语中的。我最终只能承认：“是的，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。”其实，我很想告诉她，我坐过比飞机更大、更震撼的大家伙。我还想让她知道，我是坐着一艘洛林星球的飞船来到地球上的，航程超过了十亿英里。但是，我没有告诉她，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洛林星球的秘密。

对我嘲笑了一番后，阿什莉连再见都没说一声，就直接回家等待她爸爸下班回家。

“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呢？”那天晚上，当卡塔莉娜透过我卧室的百叶窗往外张望时，我不禁问道。

“六号，”卡塔莉娜转过头来，发觉自己忘记改口，又对我说道，“不，应该叫你维诺利卡才对。对我们而言，坐飞机太危险，我们可能会被困在飞机上。如果我们在远离地面几千英里的飞机上，正好发现莫加多尔人也尾随我们上了飞机，你知道将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吗？”

我当然知道会是一种什么状况。我能想象将是一片混乱：当几个手持利剑、高大魁梧的外星人冲上过道时，其他的乘客都尖叫着钻到了座椅底下。即使如此，我还是希望能够做一点儿正常人做的事情，比如坐飞机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。自从来到地球，同龄的孩子该做的事情，我一样都没能体验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我们只能

做短暂的停留，以至于我都没有足够的时间认识其他的孩子，更不要说跟他们做朋友——阿什莉甚至是第一个得到卡塔莉娜的允许，可以进入我们家的女孩儿。有时，就像在加利福尼亚一样，如果卡塔莉娜认为在家待着更安全，我甚至都不用去上学。

当然，我也明白我们为什么必须这么做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不会让这种事来烦扰自己。但是卡塔莉娜能看出来，阿什莉那高人一等的态度太让我窝火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的沉默可能让她有所触动。因为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卡塔莉娜给我们每人买了往返丹佛的机票。她知道，去哪儿并不重要，我只是想体验一下坐飞机的感觉而已。

我迫不及待地在这次飞行告诉了阿什莉。

可就在出发的那天，站在机场外时，卡塔莉娜却犹豫了。她看上去很紧张，不停用手捋着她那黑色的短发。为了制造一个新身份，她在头天晚上把头发剪短并且染黑了。路边，有一家五口拖着沉重的行李，从我俩身旁走过。这家的母亲站在我的左边，泪眼婆娑地跟两个小女儿告别。哪怕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场景，我还是想成为这些普通人中的一员。对于周遭的每个人，卡塔莉娜都特别留意，而我却焦躁不安地站在她旁边。

“不行，”卡塔莉娜最终发话了，“我们还是不去了。对不起，维诺利卡，这不值得我们冒险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我俩都沉默不语，只听得见头顶飞机引擎的轰鸣声。下了车，站在路边，我看见阿什莉正坐在她家屋前的台阶上。看到我朝自家走去，她用嘴型对我说了两个字：骗子。我快忍受不了这种羞辱了。

实际上，我确实是一个骗子。真有讽刺意味。自从来到地球，

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说谎。我的名字，我的家乡，我父亲在哪儿，我为什么不能在别的女孩家过夜——编织谎言是我唯一会做的事情，谎言才能让我存活下来。但这次，当我总算跟别人说了一次真话，却被阿什莉视作骗子时，我无以名状地愤怒了。我快步冲进房间，砰地关上房门，挥起拳头朝墙壁捶去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我一拳就把墙捶穿了。

卡塔莉娜猛地踹开房门，手里挥舞着一把菜刀，蓄势待发。她原以为这些噪音是莫加多尔人制造的。看到墙壁，她意识到我已经发生了变化了。她放下刀子，笑了。

“虽然你没能坐上飞机，但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接受训练了。”

七年后，当我和玛丽娜、埃拉同坐在飞机上时，耳畔又想起卡塔莉娜的那句话：“我们会被困在飞机上。”不过此时，我已经严阵以待，不会再像从前那样，我和卡塔莉娜对此都可能手足无措。

而且那次之后，我已经乘坐过十几趟飞机，都没有出过岔子。但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借助隐身术偷偷溜上飞机。我明白我已经足够强大了，而且是越来越强。倘若有几个莫加多尔士兵从飞机前舱向我进攻，那他们要面对的绝不是一个性情温顺的年轻女子。我了解我所拥有的能力；我是一名战士、一名勇士。我应该为人所敬畏，而不是被人追捕猎杀。

玛丽娜放松了一下膝盖，坐直身子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道：“我很害怕，只想飞机快点起飞。”

“你不会有事。”我低声说道。

她笑了笑，我也对她一笑。在昨天的战场上，玛丽娜已经用她非凡的超能力证明了自己是个靠得住的盟友。她可以在水里呼吸自如，在一片漆黑中也能看得一清二楚，还能治愈病患和伤者。跟所

有的加尔德一样，她也能隔空取物，有心灵遥控的能力。而且我是六号，她是七号，我们的代号靠得如此之近，联结我们的纽带也很特殊。如果符咒仍然有效，就必须按照顺序杀死我们。莫加多尔人若想杀死她，首先必须杀死我。可他们永远都杀不死我。

埃拉静静地坐在玛丽娜的另一侧。趁着我们继续等待克雷顿的当儿，她摊开生物书，放在腿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。若只是做做样子假装阅读，注意力不需要如此集中。当我正要侧身告诉她时，发现她并没有在看书。她正准备运用心灵遥控的超能力给书本翻页，可是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埃拉就是克雷顿所说的埃特努斯^①，他们天生就可以忽老忽少。不过她还年轻，她的超能力尚未成熟。不管她多么性急，时机未到，她就无法拥有超能力。

埃拉是乘坐另一艘飞船来到地球的。若不是四号约翰·史密斯告诉我亲眼看到了飞船，我还不知道地球上存在着另一艘洛林星球的飞船。她当时只是一个婴儿，也就是说她现在十二岁了。克雷顿说他是埃拉的非正式赛邦，那是因为没有时间正式地加以委任。他，与所有的赛邦一样，有责任帮助埃拉拓展她的超能力。他告诉我们在他们的飞船上有一群变形兽——一种可以变形并与我们并肩战斗的洛林星球神兽。

埃拉能在这里，我很欣慰。一号、二号和三号都死了之后，只剩下了我们六个人。埃拉，我们给她编为七号。如果你相信运气这回事儿，七号是个幸运数字。但我不信这个，我只相信力量。

克雷顿终于从过道挤了过来，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，戴着

^① 指来自洛林星球，具备在不同年龄层次之间变换身形能力的外星人。

一副眼镜，身着一套极不合身的、大大的棕色西服，坚毅的下巴下面露出蓝色的领结。他应该是扮作我们的老师。

“嗨，姑娘们！”他在我们身旁停下，说道。

“嗨，科林斯先生。”埃拉回应道。

“这将是一次完美的飞行。”玛丽娜说。如果飞机上没有可疑的人，我们就用这个暗语。为了让他明白机舱外地面的情况也一切正常，我补充道：“我要先睡一觉了。”

他点点头，径直坐到了埃拉后面的座位上。然后他又把身子向前探到玛丽娜和埃拉中间，说道：“请合理利用你们在飞机上的时间。要专心学习。”

他其实是提醒我们不要放松警惕。

第一次遇见克雷顿，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。他为人苛刻，性情急躁，但心地不错，而且几乎通晓世事和时事。不论自己是否被正式任命，他都严肃对待自己作为赛邦的职责。他说他愿意为我们的任何一个人付出生命。只要能打败莫加多尔人，只要能复仇，他什么都愿意做。总之，我是相信他的。

可是，坐在这架飞往印度的飞机上，我却极不情愿。我想尽快回到美国，回到约翰和萨姆身边。不过昨天，当我们站在大坝顶上，俯视着湖上的大屠杀时，克雷顿告诉我们，莫加多尔人的铁腕头领希特雷库斯·雷即使现在还没有抵达地球，也马上就要来了。他的到来意味着莫加多尔人将我们视为危险的存在，他们会加快追杀我们的步伐，对此我们必须心知肚明。希特雷库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，只有洛林长老中最强大的庇塔库斯·洛尔才能打败他。这说得我们胆战心惊。如果他真的不可战胜，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？当玛丽娜问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可能打败希特雷库斯时，克雷顿说出了一

个更惊人的消息——一个所有赛邦都知道的常识——所有加尔德中的一员将会拥有同庇塔库斯一样的力量。这个人将和庇塔库斯一样强大，一样可以打败希特雷库斯·雷。我们当时只是祈祷这个加尔德不是一号、二号或者三号，而是尚存于世的加尔德之一。果真如此的话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，等待这个人的出现，希冀这些超能力早日出现。

克雷顿认为他已经找到拥有庇塔库斯超能力的加尔德了。

“我了解到印度有一个男孩似乎拥有一些超凡的能力，”他说，“他住在喜马拉雅山上。有人认为他是印度教毗湿奴^①转世，还有人认为他是个会变形、到地球来招摇撞骗的外星人。”

“爸爸，就像我这样吗？”埃拉问道。他们父女般的关系让我吃惊不小。我忍不住有些嫉妒了，嫉妒埃拉可以在需要指导时，身旁还有她的赛邦。

“埃拉，他并没有改变年龄，他只是变成其他的野兽或者生物而已。了解得越多，我就越相信他是加尔德的一员，越发相信他就是拥有所有超能力，可以对抗并杀死希特雷库斯的那一个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。”

但目前，我不想像无头苍蝇一样去寻找另一个加尔德。我知道约翰在哪儿，或者他应该在哪儿。我能听到卡塔莉娜鼓励我去相信直觉——当务之急应该是与约翰取得联系。这也是目前最安全的举措，至少比光凭克雷顿的直觉和网上的谣言而满世界飞要安全。

“这可能是个圈套，”我说，“如果那些故事就是为了让我们去

① 印度教三大神中的保护神。据宗教典籍记载，他曾二十四次下凡，化作不同形象，消灭妖魔，拯救世界。

印度而编造的，那该怎么办？”

“六号，我能理解你的担心。不过，相信我，故事真假与否我一看便知。关于这个印度男孩，有太多证据表明他的故事不是编的。他既没有四处逃亡，也没有四处藏匿。他就是一个拥有非凡能力的活生生的例子。如果他真是加尔德之一，我们就必须赶在莫加多尔人前面找到他。找到他后我们就去美洲和四号汇合。”克雷顿说道。

玛丽娜看着我，她跟我一样急于先找到约翰。不过她之前已经在网上了解到印度男孩的消息，而且直觉也告诉她男孩是加尔德之一，就像当初她印证了我的直觉一样。“说话算话？”玛丽娜向克雷顿问道，克雷顿点了点头。

机长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，飞机要起飞了。真想把飞机掉转方向飞到西弗吉尼亚州去，飞到约翰和萨姆那里去。希望他们一切都好。我脑海里却不断浮现出约翰被关在牢房里的情景。当初真不该告诉他莫加多尔人的基地就在山上，可约翰一心要找回他的洛林箱，我也无法让他对洛林箱置之不理。

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，玛丽娜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：“赫克托尔要是在这儿就好了，他肯定会讲一些搞笑的话，那样我也会好过一点儿。”

“别担心，”埃拉抓住玛丽娜的另一只手说，“还有我们呢。”

“而且我也可以说些搞笑的。”我自告奋勇道。

“谢谢。”玛丽娜说道，不过那听起来像介于打嗝和喘气之间。我任由她的指甲掐进我的手腕，对她回以鼓励的一笑。一分钟后，我们升空了。

第二章

这两天，我一直时而清醒时而意识模糊，因为幻觉而辗转反侧。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，莫加多尔人山林外的蓝色力场对我的影响远比九号预想的要久远。每隔几分钟，我全身的肌肉就会因为钻心的疼痛而抽搐。

在这遭人遗弃、破败不堪的房子里，我环顾了一周我所在的小卧室，试图减轻一点身体上的痛苦。九号还能找到比这更恶心的藏身之处吗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黄色墙纸上的图案变得活灵活现，就像一群蚂蚁在成片的霉点上踏步前进。裂了缝的天花板好像在呼吸，以惊人的频率上下起伏。卧室和客厅之间墙上的大豁口更像是被人用大铁锤抡出来的。踩瘪的啤酒罐散落一地，墙根的踢脚板被动物撕咬得七零八落。我能听到屋外树林里有东西沙沙作响，但我太虚弱，无法保持警觉。昨晚醒来，我发现有一只蟑螂在脸上，却连拍死它的力气都没有。

“嗨，四号，”墙上的小洞传来一个声音，“你醒了没有？该吃中饭了，饭菜都凉了。”

我努力让自己站起来，踉踉跄跄地从卧室门走到曾经的客厅时，顿觉天旋地转，倒在了脏兮兮的灰色地毯上。我知道九号在那里，可还没等我找到他，眼睛就怎么也睁不开了。我只想趴在萨拉的腿上，或者六号的腿上，不管是谁都行。我的脑子又不好使了。

有一个温暖的东西碰到了我的肩膀。我翻过身，看到九号施展超能力，平躺在我头顶的天花板上，长长的黑发垂了下来。他嘴里不知在嚼着什么，两只手油腻腻的。

“我们这又是到哪儿了？”我问道。透过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太强烈，我又闭上了眼睛。我需要好好睡一觉，还需要可以让我恢复清醒、重拾力量的东西。我摩挲着胸前的蓝色吊坠，希望它能帮助我积聚力量，可它冰冷依旧。

“这里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北部，”九号边吃边说，“我们的汽油用完了。还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一点儿，”我低语道，“伯尼·科萨在哪儿？”

“在外面。它呀，总是在巡逻，真是一只很酷的动物。对了，四号，它是怎么跟你们这些加尔德在一起的？”

我爬到墙角，支撑着靠墙坐着。“还在洛林星球时，我就和BK^①在一起了。他那时叫哈德利，估计亨利认为带它一起来会比较好吧。”

九号从天花板丢下来一小块骨头。“我孩提时代也曾经认识几只变形兽，但已不记得它们的名字了。它们总是在我家房子周围跑来跑去，用牙齿撕扯东西。莫加多尔人入侵的时候，它们为了保护我的家人，都战死了。”九号沉默了一会儿，牙关紧闭。我从未见过

① 伯尼·科萨的缩写。